

丁世伟的艺术反乌托邦会让你对无处不在的屏幕感到警惕

原文/Tomás Pinheiro, RADII China
翻译/ChatGPT

“如果我们想要一幅关于未来的画面，那应该是想象一只靴子正踩踏在人类的脸上，”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如此写道。若奥威尔还活在当下，他或许会选择另一种意象——比如一块巨大的屏幕碾压着一个渺小的人类。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各种屏幕主宰的科技反乌托邦之中。从日益扩大的手机屏幕到几乎跃出广告牌的巨型 3D 广告，屏幕不断从各个角度刺激我们的视觉神经，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在当下的日常生活里，很难再找到一种存在比屏幕更无所不在。

对此最为敏锐的人，莫过于当代艺术家丁世伟。屏幕既是他创作的主要媒介，也是其艺术思考的底层主题。

丁与多家硬件供应商合作——大多是在淘宝上发现的——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你甚至未曾想象过的奇特屏幕。这些不寻常的材料被转化为影像装置，既令人发笑，又令人不安。他的大多数装置首次向公众亮相，是在上海 Gallery Vacancy 的个展《信仰得来速》中。

无处不在的屏幕是否改变了我们对现实、信息、政治、宗教和自由的感知？丁世伟深信如此，并希望公众能看到他的观点。他的作品描绘了一个阴郁的预言性未来，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花在屏幕上的时间。

全球疫情以及国内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凸显了科技作为“双刃剑”的角色。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获取更多重要的信息和数据。这带来可能性，但也带来问题，”丁说。他特别提到中国的健康码系统，这不仅能追踪你与谁有过密切接触，还收集了个人信息，如通勤数据和健康状态。

“毫无疑问，这个系统有助于控制疫情，但它的颜色代码却决定了你自由的程度。就像一只巨大的、看不见的手，通过健康码来分割社会。这带来严重的政治含义。”艺术家沉重地说道。

这种屏幕与政治的联系，在他的作品《降维广场 No.1》中展现无遗。该作品改造了美国艺术家 Annette Lemieux 1995 年的经典作品《Left Right Left Right》。原作将马丁·路德·金、理查德·尼克松和简·方达等知名人物高举拳头的黑白照片，贴在示威者常用的标语牌上。

而丁在 2020 年的版本中，同样展现了举拳的标语牌，只不过主角换成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卡通人物，如米老鼠、荷马·辛普森和兔八哥，且色彩鲜艳。

“与 Lemieux 的作品相比，我的作品完成了一种跨时间的呼应，展现了屏幕这一媒介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如何影响了人类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丁解释道。《降维广场 No.1》背景中的平面蓝色，象征互联网，暗示社交媒体如何成为新的公共广场，承载政治表现。

这些卡通角色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对丁来说，参与政治在当下已成为一种表演，尤其是当它发生在社交媒体上时。

“如今的网络用户是降维的。他们躲在屏幕后面表达意见。甚至参与政治，也变成了一种高度表演性的行为。”他补充说，社交媒体用户努力“创造一个完美的、令人艳羡且高度可识别的角色。”

举拳符号是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被其多义性吸引：它既可以作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团结象征，又往往代表革命精神，并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在一些作品中，他重新演绎了“举拳”表情符号，赋予不同肤色，或融入易于识别的符号，如猫和老鼠式的洞口或水晶球。

“我一直对符号感兴趣，也热衷于挖掘其中的政治学意义。”丁说。

近来，他迷恋于网络上以“可爱”和光滑形式出现的符号，如表情符号。他觉得“可爱”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耐人寻味，甚至可能具有欺骗性。

《迷因坍塌》系列正是轻盈外表下暗含黑色意味的典型。

在《迷因坍塌 No.4》中，一个带有传感器的圆形屏幕展示着笑脸表情，但当人走近一米之内时，笑脸便诡异地塌陷。同样地，靠近《迷因坍塌 No.2》时，迪士尼的老牌吉祥物米老鼠的形象也会解构消失。

“这些作品暗指了疫情所带来的改变，与社交距离措施相关。”丁解释说。全球各国当局都建议人与人之间保持至少一米的物理距离。

“我选择表情符号和米老鼠，是因为它们具有人类化的特征，并能被即时辨认。真实人类与这些数字化形象的互动，也营造出另一层次的幻象。”丁说，他享受这种互动体验的引发性。

丁也偏爱一些简洁、直接又巧妙的创意，只需一点技术知识，就能在观众与作品之间制造紧张感。

作品《死亡转轮》就是绝佳的例子。为这件特定场地的作品，丁重塑（更像是“毁坏”）了 Gallery Vacancy 的一根混凝土柱。柱子被从中劈开，周围堆满碎石，柱心悬浮着一个印有苹果 macOS“旋转小风车”的 UV 打印模型。这一图像被俗称为“死亡转轮”，象征漫长等待或系统崩溃，在谷歌上已有数百万次搜索（大多来自急于修复问题的 Mac 用户）。

这件作品中，视觉与物理（磁力）张力充斥其间。

“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正日益模糊。现实世界的一切如今都被虚拟世界的力量所影响。这件作品意在进行一种‘卢德式’的反思：这些变化是否正在将人类推向一个不可逆转的深渊。”丁说。

作品《标本重置 No.3》更进一步走向反乌托邦。为此录像装置，丁在几根注满类似福尔马林液体的亚克力管中植入小屏幕。液体对屏幕无碍，而屏幕上播放着被划写了科技口号、抗议标语和宗教文本的人体皮肤特写。

“这些口号告诉我们，当下的屏幕社会如何干预我们的生活、现实甚至身体。”丁说道。随后他描述了一个后启示录的未来图景：机器取代了人类，将其囚禁在类似的管子中。“这就是关于人类命运的终极预言。”

如往常一样，他通过液体与电子产品的并置制造出张力——这种并置得益于一种稀有的无色变压器油，它外观似水，却具备绝缘性。

另一件作品《屏幕旗帜 No.1》同样巧妙，由一块超薄屏幕构成，随着小风扇吹动而飘动，宛如一面旗帜。屏幕上展示着动画化的眼睛表情，背景是丁惯常使用的蓝色。

“这件作品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我认为他的预言已被实现，但以一种更隐秘、伪装且‘可爱化’的方式。”艺术家警示道。